

知 堂 著：

過去的工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 海 書 店 印 行



過去的工作
知堂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13664

1013664

复 印 说 明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辑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流派、著名作家的流传较为稀少的著作，以及作家传记、作品评论、文学论争集等，依原样复印，供研究者参考。

本书收散文 15 篇，是 1945 年的作品，内容大致有关民俗风物、历史典故、杂记等，其中《饼斋的尺牍》、《实庵的尺牍》、《曲庵的尺牍》分别收录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早期给作者的信，有史料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过 去 的 工 作

知 堂 著

上 海 书 店 印 行

（上海福州路 401 号）

青浦朱家角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1985 年 1 月第一版 198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J103·1 定价 0.55 元



前齋雨苦京北於攝（左）者作

野老生涯足行圃園街碑臺上更無王花半片水牛墓

係山前大樹雲大風吹倒樹新樹杉葉松已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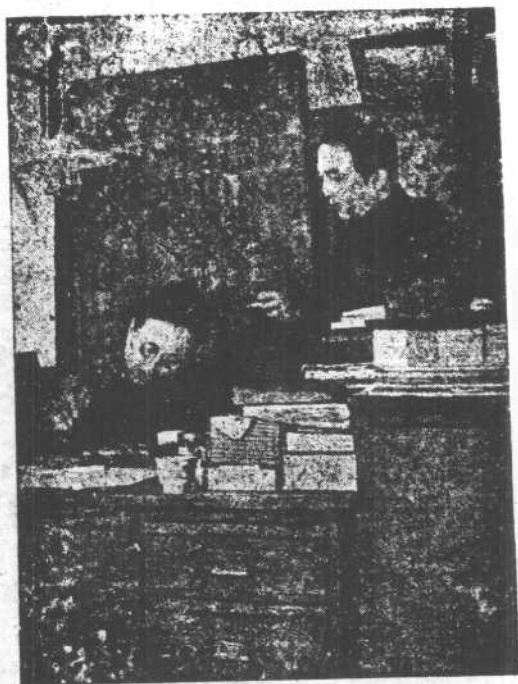
地鋪間隔跳山一下新殊先送似舊時手古詩三半

係名千手十月新竹已有隔世一歲六字云

董叔先生

知平

一作近年所書蹟之一



劉半農錢玄同合影

舊歲照片訂下奉做一冊，用後至四月未見此物，所望之音
 昨竟自四十歲，亦未有快慰矣！此半農苦思為在，在牙
 而此則照片後，上為一紀念此片，後復尹默助溫而止，今
 可省了。
 所以紀念半農，似亦有為焉也。

什人

十十一。好

作 者 題 跋 墨 蹟

往者居會稽王聚樂郭門王家城內新步近沈園北山沈氏
 梓里茂德最年十許至珍山有若翁此也身環市乃至終江即為柳子
 瞻記此王今存燒餅重以酥其標其文亦能五十已春壯王及展轉傳後一傳
 天邑近貴盛德皆城內王府嘉小居堂 所撰九十結分 知者

余家世居結興府城內東昌坊口、其地素不著名、唯據
山陰名彙報著六江詩話、卷三錄有張宗子快園道古九則、

其一云：

蘇州太守林五磊素不孝、封公至畧半月即勒歸、予金
二十、命悍僕押其抵家、臨行乞三白酒數色亦不得、半途
以氣死。時趣城東昌坊有貧子薛五者、至孝、其父於冬日
每早必赴混堂沐浴、薛五必携熱酒三合禦寒、以二鷄蛋下
酒。袁山人雪堂作詩云、三合陳希敵早寒、一双鷄子白團
圓、可憐蘇郡林知府、不及東昌薛五官。又毛西河文集
中遑羅坤所藏呂滂山水冊子、起首云：

曲卷的尺牘

曲卷是劉半農先生晚年的列說。他故志的取今韓農字
時雖上半、讀作曲字、用為別稱、很有些滑稽的意味、此
外亦無別的意思卻不曾問過。反正他不會唱曲、或者多少
利用曲譜子的典故、^亦未可知。但現在說也也無可考了。半
農於民國六年秋來北京大學、比我要遲五個月、以後直至
二十三年、在這期間中書信往來很多不少、在故紙堆中都
還存在、但這一時不易找尋、這回偶然看到幾封、計咸平
一月的三封、九年一月的兩封、重讀一遍、今昔之感所不
待言、也覺得很有意思、抄錄下來可以作為紀念。八年二
月曾游戲之作、甲一箋云、

凡人的信仰

宗教的信仰，有如佛教基督教的那一類信仰，我是沒有。所以這里所用信仰一語或者有点不妥貼。亦未可知。我是不相信鬼神的存在的，但是不喜歡無神論者這名稱。因為在西洋通行，含有非聖無法的意味，容易被誤解。而無鬼論者也有既瞻在前，却終於被鬼說服。我們未必是他一派。我的意見大概可以說是屬於神滅論的，據樂素斯載其要旨為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後又引申之云：

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質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山魃獨踞殘疾用剛
 手難保何哉最怕橋頭
 河水鬼搖錢財戲人未
 月連七戲看連場於出沒
 早有五傷小鬼之王卸去服
 堂心三有法手常

蹟 墨 猶 詩 者 作

目次

關於竹枝詞	(一)
談胡俗	(五)
關於紅姑娘	(一〇)
石板路	(一四)
再談寓言	(一八)
關於遺令	(二三)
讀書疑	(二七)
東昌坊故事	(三三)
焦里堂的筆記	(三五)
凡人的信仰	(四〇)
餅齋的尺牘	(四四)
寶庵的尺牘	(五〇)

曲庵的尺牘.....(六)

過去的工作.....(七)

兩個鬼的文章.....(七五)

插圖

作者在苦雨齋前影像

作者手書詩軸之一

作者舊藏友人照片及題跋

作者手書詩軸之二

「東園坊故事」原稿一頁

「曲庵的尺牘」原稿一頁

「凡人的信仰」原稿一頁

作者詩稿墨蹟

關於竹枝詞

七八年前曾經爲友人題所編燕都風土叢書，寫過一篇小文，上半云：

「不佞從小喜雜覽。所喜讀的品類本雜，而地志小書爲其重要的一類，古蹟名勝固復不惡，若所最愛者乃是風俗物產這一方面也。中國地大物博，書籍浩如烟海，如欲貪多實實力有不及，故其間亦只能以會游或所知者爲限，其他則偶爾涉及而已。不佞生於會稽，曾寓居杭州南京，今住北平，已有二十餘年，則最久矣。在杭州時才十三四歲，得讀硯雲甲編中之陶菴夢憶，心甚喜之，爲後來蒐集鄉人著作之始基，惜以乏力至今所收不能多耳。爾後見嘯園刊本清嘉錄，記吳事而可通於兩浙，先後覓得其異本四種，藤陰雜記，天咫偶聞及燕京歲時記，皆言北京事者，常在案頭，若帝京景物畧則文章尤佳妙，唯恨南京一畧終不可得見，辜負余六年浪跡白門，無物作紀念也。」去年冬天寫十堂筆談，其九是談風土志的，其中有云：

「中國舊書史部地理類中有雜記一門，性質很是特別，本是史的資料，却很多文藝的興味，雖是小品居多，一直爲文人所愛讀，流傳比較的廣。這一類書裏所記的大都是一地方的古跡傳說，物產風俗，其事既多新奇可喜，假如文章寫得好一點，自然更引人入勝，而且因爲說的是一地方的事，內

容固易於有統一，更令讀者感覺對於鄉土之愛，這是讀大部的地理書時所沒有的。這些地理雜記，我覺得他好，就是材料好，意思好，或是文章好的，大約有這幾類：其一是記一地方的風物的，單就古代來說，晉之南方草木狀，唐之北戶錄與嶺表錄異，向來爲藝林所珍重。中國博物之學不發達，農醫二家門戶各別，士人知道一點自然物差不多只靠這些，此外還有詩經楚辭的名物箋注而已。其二是關於前代的，因爲在變亂之後，舉目有河山之異，著者大都是逸民遺老，追懷昔年風景，自不禁感慨系之，其文章既含有感情分子，追逐過去的夢影，鄙事俚語不忍捨棄，其人又率有豪氣，大胆的抒寫，所以讀者自然爲之感動傾倒。宋之夢華、夢粱二錄，明之如夢錄與夢憶，都是此例。其三是講本地的，這本來可以同第一類併算，不過有這一點差別，前者所記多係異地，後者則對於故鄉或是第二故鄉的留戀，重在懷舊而非知新。我們在北京的人便就北京來說吧，燕雲十六州的往事，若能存有紀錄，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可惜沒有什麼留遺，所以我們的話只好從明朝說起。明末的帝京景物畧是我所喜歡的一部書，即使後來有日下舊聞等，博雅精密可以超過，却總是參考的類書，沒有景物畧的那種文藝價值。清末的書有天咫偶聞與燕京歲時記，也都是好的，民國以後出版的有枝巢子的舊京瑣記，我也覺得很好，只可惜寫得太少了。」

上邊兩節雖是偶爾寫成，可是把我對於地志雜記或風土志的愛好之意說的頗爲明白，不過以前所說以散文爲主，現在舉來應用於韻文方面，反正道理也是一樣。韻文的風土志一類的東西，這是些什麼呢？兩都二京，以至會稽三賦，也都是的，但我所說的不是這種大著，實在只是所謂竹枝詞之類而

已。說起竹枝的歷史，大家總追蹤到劉禹錫那裏去，其實這當然古已有之，關於人的漢有劉子政的列女傳贊，關於物的晉有郭景純的山海經圖贊，不過以七言絕句的體裁，而名爲竹枝者，以劉禹錫作爲最早，這也是事實。宋劉夢得文集卷九，竹枝詞九首又二首，收在樂府類內，觀小引所言，蓋本是擬作俗歌，取其含思宛轉，有湛澹之艷，大概可以說是子夜歌之近體詩化吧。由此可知以七言四句，歌詠風俗人情，稍涉俳調者，乃是竹枝正宗，但是後來引伸，詠史事，詠名勝，詠方物，這樣便又與古時的圖贊相接連，而且篇章加多，往往湊成百篇的整數，雖然風趣較前稍差，可是種類繁富，在地志與詩集中間也自佔有一部分地位了。這種書最初多稱百詠，現存最早的著作要算是柳江百詠，著者阮閱，即是編詩話總龜的人，此書作於宋宣和中，已在今八百年前矣。元明之間所作亦不甚少，唯清初朱竹垞的鷺鷥湖權歌出，乃更有名，竹枝詞之盛行於世，實始於此。竹垞作權歌在康熙甲寅，譚舟石和之，至乾隆甲午，陸和仲張芭堂又各和作百首，蔚成巨冊，前後相去正一百年，可謂盛事。此後作者甚多，紀曉嵐的烏魯木齊雜詩與蔡鐵耕的吳歙百絕，可以算是特別有意味之作。百詠之類當初大抵只是簡單的詩集，偶爾有點小註或解題，後來註漸增多，不但說明本事，爲讀詩所必需，而且差不多成爲當然必具的一部分，寫得好的時候往往如讀風土小記，或者比原詩還要覺得有趣味。厲惕齋著真州竹枝詞四百首，前有小引一卷，敘述一年間風俗行事，有一萬二千餘言，又黃公度著日本雜事詩，王錫祺抄錄其註爲日本雜事一卷，刊入小方壺齋叢鈔中，即是一例。這一類的詩集，名稱或爲百詠，或爲雜詠，體裁多是七言絕句，亦或有用五言絕句，或五言七言律詩者，其性質則專詠古蹟名勝，風

俗方物，或年中行事，亦或有歌詠歲時之一段落如新年，社會之一方面如市肆或樂戶情事者，但總而言之可合稱之爲風土詩，其以詩爲乘，以史地民俗的資料爲載，則固無不同。鄙人不敢自信懂得詩，雖然如竹垞權歌第十九首云：

姑惡飛鳴觸曉烟，紅蠶四月已三眠，白花滿把蒸成露，紫棋盈筐不取錢。這樣的詩我也喜歡，但是我所更喜歡的乃是詩中所載的「土風」，這個意見在上文已經說過，現在應用於竹枝詞上也還是一樣的。我在十堂筆談中又說：

「我的本意實在是想引誘讀者，進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這冷僻的小路上稍爲增加幾個行人，專門弄史地的人不必說，我們無須去勸駕，假如另外有人對於中國人的過去與將來頗爲關心，便想請他們把史學的興趣放到低的廣的方面來，從讀雜記的時候起離開了廊廟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漸與田夫野老相接觸，從事於國民生活史之研究，此雖是寂寞的學問，却於中國有重大的意義。」散文的地理雜記太多了，暫且從緩，今先從韻文部分下手，將竹枝詞等分類編訂成冊，所記是風土，而又是詩，或者以此二重原因，可以多得讀者，但此亦未可必，姑以是爲編者之一向情願的希望可也。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日，北京。